

王水石全集

題
錢式輝

國學叢書之一



最 新 標 點

上海圖書出版社

王安石全集卷八十八

祭文 哀辭

祭吳侍中沖卿文

嗚呼！公命在酉，長我一時。公先我苗，我後公萎。中間仕宦，有合有離。後我所踐，公輒乃之。出則交轡，處則連棟。坐肘則並，行肩則差。豈願敢及，天實我貽。公之停蓄，及所設施。有誥有誄，亦有銘詩。又將有史，傳所不疑。我旣憊眊，句辭能爲。婚姻之故，唯以告悲。

祭歐陽文忠公文

夫事有人力之可致，猶不可期；況乎天理之溟溟，又安可得而推？惟公生有聞於當時，死有傳於後世；苟能如此足矣，而亦又何悲？如公器質之深厚，智識之高遠，而輔學術之精微，故充於文章，見於議論，豪健俊偉，怪巧瑰奇。其積於中者，浩如江河之停蓄。其發於

外者，爛如日星之光輝。其清音幽韻，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；其雄辭闊辯，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。世之學者，無間乎識與不識，而讀其文，則其人可知。嗚呼！自公仕宦四十年，上下往復，感世路之崎嶇，雖屯邅困蹠，竄斥流離，而終不可掩者，以其公議之是非，旣壓復起，進顯於世。果敢之氣，剛正之節，至晚而不衰。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，顧念後事，謂如公者，可寄以社稷之安危。及夫發謀決策，從容指顧，立定大計，謂千載而一時。功名成就，不居而去，其出處進退，又庶乎英魄靈氣，不隨異物腐散，而長在乎箕山之側，與潁水之湄。然天下之無賢不肖，且猶爲涕泣而歎歎；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，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。嗚呼！盛衰興廢之理，自古如此。而臨風想望，不能忘情者，念公之不可復見，而道誰與歸？

祭張安國檢正文

嗚呼！善之不必福，其已久矣！豈今於君，始悼歎其如此？自君喪除，知必顧予，怪久不至，豈其病歟？今也，君弟哭來赴，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，何生之艱而死之遽？君始從我，與吾兒游，言動視聽，正而不偷。樂於饑寒，惟常之謀。旣據司法，議爭譏失。中書

大理，再爲君屈。遂升宰屬，能撓彊倔。辯正獄訟，又常精出。豈君刑名，爲獨窮深。直諒
明清，靡所不任。人情莫知，乃我惻心。君仁至矣，勇施而忘已。君孝至矣，孺慕以至死。
能人所難，可謂君子。嗚呼！吾兒逝矣，君又隨之。我留在世，其與幾時。酒食之哀，侑以
言辭。

祭李審言文

嗚呼！嘻公之才，豈獨我知？公數困厄，豈人能爲？所畸乎人，豈能無疵？所倖乎天，
我乃知之。交不就利，高明所忌。涖不失宜，孤寡所思。凡今君子，疚實在茲。公亦如我，
如我公知。厥交淡如，唯正無私。哀今亡矣，侑醪以辭。

祭沈中舍文

惟公之生於朝，縉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，皆以壽終。而世有人，昔我先子公倫之舊，施
於不肖；遂爲世友不腆之文，旣藏於丘。惟是區區，以贊醪羞。

祭束向元道文

嗚呼！束君其信然耶？奚仇友朋？奚怨室家？堂堂元道，我始疑嗟。惟昔見君，田子之

自，我欲疾走，哭諸田氏。吾靡不赴，田疾不知。今乃獨哭，誰同我悲？始君求仕，士莫敢匹。洪洪其聲，碩碩其實。霜落之林，豪鷹雋鶴。萬鳥避逃，直摩蒼天。蹠焉僅仕，后愈以困。洗藏銷塞，動輒失分。如羈駿馬，以駕柴車。側身墮首，與塞同芻。命又不祥，不能中壽。百不出，孰知其有？能知君者，世孰予多？學則同游，士則同科。出作揚官，君實其鄉。傾心倒肝，迹斥形忘。君於壽食，我飲鄞水。豈無此朋？念不去彼。旣來自東，乃臨君喪。闕闕陰宮，梗野榛荒。東門之行，不幾日月。孰云於今，萬世之別？嗟屯怨窮，閔命不長。世人皆然，君子則亡。予其何言？君尚有知。具此酒食，以陳我悲！

祭陳浚宣叔文

嗟呼！宣叔學以爲已，不溺於俗。孤騫介峙，孰以不羸。孰忤不強，卒蹠窮巴。乃命不祥，怡怡在宮。翼翼在外，明是不福。貴姦壽悖，我思古人。祿世其初，悲君之食。不逮於孤，古不背死。隆親急故，今此營營。誰贍誰助，自昔海濱。以心相投，俱官於南。邂逅綢繆，顏合意同。云誰無友？諒直之好。於君實厚，有志不施。又困無財，雖痛何爲。維以告哀。

嗟嗟！深甫真棄我而先乎？孰謂深甫之壯以死，而吾可以長年乎？雖吾昔執子之手，歸言子之所爲，實受命於吾母曰：如此人乃與爲友。吾母知子，過於予初。終子成德，多吾不如。嗚呼天乎！既喪吾母，又奪吾友！雖一卽死，吾何能久？搏胸一慟，心摧志朽。泣涕爲文，以薦食酒。嗟嗟深甫，子尙知否？

祭刁博士繹文

惟君其先，黻冕之華。君弱而良，遂世其家。越天聖初，上始卽位。聞延聞人，間不容僞。若古堯虞，稷契親逢。君子其時，奮追羣龍。五兩之綸，三鍾之粟。沈才下惠，間關楚蜀。竭來揚州，輔佐元侯。朝其或者，明試謨謀。最未及論，泯焉之幽。龜紫紛如，朱丹其車。昔之同升，泰亦衆已。胡寧若人，乃此乎止。旻天介壽，宜良者多。良者弗壽，謂晏天何？親髮墮顛，子髮猶羈。帷堂一慟，誰者無悲。令龜得日，棺還無咎。銘旌悠悠，羽翫南首。惟君之舊，惟僚及友。徘徊路旁，涕落奠觴。

祭虞靖之文

祭王回深甫文

剛耿直諒，醉明博美。敢於爲義，我實知子。達我所願，窮吾所恥。奈何終窮，命也天
只。前年僕馬，來自田里。自顚夷馘，相見悲喜。輸吾肝膈，莫逆其謹。衰老邂逅，綢繆山
水。念我難繼，庶今少止。飄然爲辭，遂隔生死。寓哀一酌，嗚呼已矣！

祭北山元長老文

元豐三年九月四日，祭於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：自我壯強，與公周旋。今皆老矣，公
棄而先。逝孰云遠？大方現前。饌陳告違，世禮則然。尚饗！

祭呂望之母郡大文

嗚呼！賢矣夫人，善持門閥。皓若玉雪，一其終初。允孝維婦，允仁維姑。實生才子，
我所歎譽。秉義率法，困而不渝。夫人之教，著不可誣。歸殯窀穸，無悔無渝。維子之故，
具此俎壺。

祭程相公琳文 爲高若訥作

嗚呼！公在京師，爲天子毗。發論疆疆，不苟其爲。公於四方，爲鎮爲屏。推良抑姦，
兩適寬猛。自伯休父，有稱於周。及公千年，追配前休。時文而文，時武而武。顧我無狀，

辱公等忤。庶見吉召，乃聞凶歸。馳哀一觴，終古之違。

祭秦國夫人文 爲高若訥作

於惟夫人，順慎和恭。上之岐岐，實護於中。開號大邦，福祿之隆。康寧壽考，而以榮終。喪車其行，肇此明發。上用舊德，情之鬱結。凡我在位，敢忘心怛。奠云將之，具此薄物。

祭鮑君永泰王文

年月日，官某敢告於鮑君之神：農之勞，神之所知也。歲之四時，而於冬爲最。隙然猶築場圃，治屋廬，塗囷倉，糞田疇，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。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，使治渠川，比當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。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。治之茲幾也，而雨。雨且止，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。猶未也，而又雨。非民獨病也。而令亦無夜以憂。惟神相之以霑。令是役早有卒也。夫令之所以憂其職，民也。惟神之食於民也。爲已久而憂之，亦不可在令後也。謹告。

年月日，敢再告於鮑君之神，謁於神之明日，而得地廓然以溫。民賴以供役，且卒事，而復雨，雨淫不止，民愁而令恐。意者，令之治行，天有可媚於神者。而神不卒聽之乎？令則有罪，而民何尤？且霜雪風雨之濫淫，因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。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，已而別澤不加焉，亦神羞也。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，毋忽，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，使民世事神不懈，而有加焉。謹告。

祈雨文

惟神美名正氣索之，前史詳矣。噫！昔人也，挺王臣之節，忠信我任，德誼我負，故時君倚焉。今其神也，享廟食之貴，陰陽吾職，禍福吾柄，故州民賴焉。今千里旱暵，及時不雨，農夫悼心，郡將失色。某遂躬率僚屬，來請於大廈下，惟神全死生之大名，開聰明於一方。霑甘露以足民食，則前謂人神之靈，於古今無愧焉。尚饗。

謝雨文

夫廟其貌，神其靈，函聰明正直之德，俾禍福倚伏之時，用默於民，而不知其所以用者，斯之謂至神乎？太守領天子命，藩一都會，歲時豐凶，疾苦，默勞佚之使，百姓無愁歎之。

聲、斯太守之事也。神陰也，陰陽契合，若影響然，祀以郊原旱暵，及夏不雨，耘者耔者，悼心自失，遂祈神於大廡下。惟神惻然，開明靈；惠然納至誠，言，然而雲興；禱，然而雨零。苗枯而生民默，而聲又得，非神之至乎？今吏民潔牲醴，奔走歡呼，請償其靈。某不佞，輒書爲千古世諺。尚饗。

李通叔哀辭

并序

通叔李不疑，世爲閩民。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，斥不送，自京師歸，面其親道建溪，溪水暴下，反其舟，溺死，年二十八云。初予旣孤，寄金陵家焉。從二兄入學，爲諸生，常感古人汲汲於友，以相鑄切，以入於道德。予材性生古人下，學又无能力，又不得友以相鑄切，以入於道德。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？爲此憂懼，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，望其容而色晦然類君子。卽而與之言，皆君子之言也。其容色在目，其言在耳，則予放心不求而歸，邪氣不伐，而自遁去。求其所爲文，則一本於古。華虛蕩肆之學，蓋未嘗接於其心。誠有以開予者。予得而友之，憂懼釋然。作太阿詩貽之，道氣類之同而合也。通叔亦作雙松詩，道氣類之同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。自予之得通叔，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。是不惟喻於其言，

而已。蓋觀其行而得焉者，爲多。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。予待禮部試，留京師，別且言曰：「通叔去而歸，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，其幾矣！」明年亦斥而歸，或得官，皆宜在淮濱之南。某也不可以之閩，通叔來，若何？」通叔曰：「是亦不疑之言也」。明年從事淮南，將問且召焉，則未也。或以先死狀訐，旣慟且疑，且幸其不然。會之江南之役，遇閩人輒問狀，還泊東流，尉許程者，閩人也，乃知訐者信，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。安石字伯起，亦閩人。予嘗問通叔素友，獨言伯起云。噫！二子，豈行殆也，其亦命而已矣！予悲通叔窮以天也，其道之不及民也。又悲天之不予以相也。作哀辭：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，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。相翼以進兮相持以修，要歸於道兮不入於尤。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，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，傑然自如兮不羣庸游。考譜六藝兮造窮微深，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。曰予旣逢兮朝夕其旁，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隙。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。尙曰子興兮羽儀於世，吾君德澤此兮淳漓固偷。用神不棐兮誰得子尸，誰棳於棺兮誰坎於丘。嗟存者兮志孤道，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。不以所兮誰得子尸，誰棳於棺兮誰坎於丘。予欲慟哭兮子豈有聞，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。

泰興令周孝先哀辭

吁嗟於思兮孝於父母，施於族姻兮亦及朋友。云然兮宜不富，又曷爲兮不壽？藐藐兮其子，槩槩兮其妻，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？吾無奈何兮哀以告辭！



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七

神道碑

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

魏公旣薨之明年，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：『大儒元老之碑，』有詔造文賜公子，使之并刻，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：

公諱昌朝，字子明，姓賈氏。皇祕書省著作佐郎，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，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，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曾孫。其先南皮人，中徙獲鹿，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，自公皇考始。公少則莊重，謹密治經，章解句達。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已。天禧元年，獻文章召試，賜同進士出身，除常州晉陵縣主簿，國子監說書，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。當是時，孫宣公領國子，一見聽語，待以公相，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，大臣有以親嫌者，故久弗

用。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，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。又召置國子監說書。景祐元年，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，乃始置崇政殿說書。而以公爲之。公於傳注訓詁，不爲曲釋，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，指物譬事，析毫解縷，言則感心。自仁宗卽位，大臣或操法令，斷天下事。稽古才至秦漢以上，以儒術爲疏闊。然上嘗獨意鄉堯舜三代，得公以經開說，則慨然皆以爲善。而公由此顯矣。於是上所質問，多道德之要。公請悉記錄，歲終歸之太史，詔以章獻太后，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，公言毋之諱，禮不得以出於宮，太平興國寺災。公以易春秋進戒。因言近歲屢災寺觀，天意蓋有所在，獨可勿繕治，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。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，公請加賜遣還，毋以所獻示外，上皆從之。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，判尚書禮部，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，自公始故事，親祠郊廟，燕遊慢戲之物，皆在儀衛，公奏陳之。無幾，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，權知通進銀臺司，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，權知開封府，又以右諫議大夫，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，而侍講如初。公之爲銓也，河北蟲旱，以公安撫。公舉能詘姦，於利害多所興除。異時，縣令奉錢滿萬二千，乃舉令。公以爲法如此，則小縣終不得善治，乃請概舉令，而與其奉如大縣。其在御史，劉

平爲趙元昊所得，邊吏以降敵，告議收其族。公言漢殺李陵母妻，李陵不歸；而漢悔。真宗撫王繼忠家，後賴其力且平。事固未可知，乃不果收。侍講林瑀者，言天子卽位，當步其日占所得卦，以知吉凶。公奏瑀所言不經，不可用。上卽爲公罷瑀。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僖公，奪其州人以爲宜。初，元昊反，公言兵事起，財不贍，宜及今度經費，罷減諸不急。至是，詔與三司合議，一歲所省，率緝錢百萬。慶歷二年，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，其使責以信義，告之利害，客詛服不能發口。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。公曰：「契丹許我而有功，則必驕以弱我，而責報無窮已，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。」且唐中極衰時，聽吐蕃擊朱泚，陸贊尙以爲不可，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，而陽言助國，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？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，上皆行其策。三年，遂以本官參知政事。四年，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。五年，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兼樞密使。居兩月，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，議祐惠太后太廟，公言其非禮。及祔，獻懿二后密敕，遷文武位一等，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。公又獨奏罷之，旣而敕還兩府官，公又不從，乃已。元昊歸石元孫，議賜死。公爭言：自古將帥被執，歸多不死。七年，上以旱避正殿，貶食自責。公因稽首遜位，章六七

入，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。河北安撫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。使其黨挾書妄言，冀得近公。公疑爲姦，考問具服，則惶恐不及。會獨嬰貝州以反，公卽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，具往，且請自出搏賊，不許，終賊所以擒滅，功居多。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。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，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，無所漏。河決商胡，方暑，公暴隄上，躬親指畫，出倉廩，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，接以醫藥，所活九十餘萬口。契丹誘亡卒，號爲南軍。以戰夏人，而邊法，卒亡自歸者死。公變其法，自歸者，故拔擢超其伍。於是歸者衆，因以知契丹國事。契丹亦因拒亡卒，黜南軍，不用邊人，以地外質。公請重禁絕，主不時贖人，得贖而有之地，則盡歸，邊以不爭。皇祐元年，徙鄭州，從公求也。至見留爲祥源觀使，旣而以尚書右僕射，觀文殿大學士，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，歲中又求任外，除山南東道節度使，右僕射檢校太師，兼侍中，判鄭州，固辭僕射侍中，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，亦以公辭而止。二年，母燕國太夫人薨。命以故官，不起。賜書寵慰，從之。公事燕國以孝聞，上嘗賜銀飾肩輿，士大夫以爲榮。及薨，自鄭歸葬，扶舁蒼然，肩足皆眠。行路瞻望，悲哀歎息。四